



同春集

十二

詩詞年譜 謚狀

共十六

~ 16
2401
12



和
2401
16-12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謚狀

奮忠贊謨立紀靖社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
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
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延陽府院君李公謚
狀

公曾祖燮僉知中樞府事 贈議政府左贊成妣全
義李氏 贈貞敬夫人祖廷華 贈補祚功臣議政
府領議政延城府院君妣安東權氏 贈貞敬夫人
考貴奮忠贊謨立紀明倫靖社功臣輔國崇祿大夫

議政府左贊成延平府院君 贈議政府領議政謚
忠定妣仁同張氏 贈貞敬夫人公諱時白字敦詩
姓李氏其始祖曰茂以唐中郎將隨蘇定邦平百濟
留仕新羅系籍于延安八我 朝有諱石亨以文章
名世號樗軒錄佐理功臣封延城府院君五世而至
忠定公有大勲業正彝倫安社稷故浦渚趙文孝公
實銘其墓忠定公三子公於序為長次曰時聃次曰
時昉公以萬曆辛巳十月十日生而器度異常諸
親皆曰此宰相器也四歲遊戲庭除見羣蟻擁一
白蟲猝然啼號傷人恠問之答曰是蟲無故而為蟻

所死是以哀之聞者異之忠定公素清貧奉大夫人
無以為資一日糧絕適有負米而求買狗者公有所
畜一狗甚愛之張夫人招公語之故公即快許無難
色仍避往後廡久而不出張夫人跡之見公淚痕滿
面張夫人憐然曰汝愛汝狗至於泣下則初許之何
也公對曰此狗不賣則無以供老而愛畜之物無罪
而就死地自不覺其出涕也時公年方六七歲忠定
公大奇之八歲就學于牛溪先生先生視之如子常
曰此兒他日所就不可量也既長徒步往從白沙李
文忠公受書史入孝出悌篤學礪行日常漁獵以供

親甘旨未嘗乏嘗在峽寓值王母夫人初度張夫人無以為獻急語公公舉網求魚沿流上下含淚徬徨忽有徑尺大魚來羅小網公持獻張夫人夫人喜甚撫公背曰吾兒得此誠孝所感也即以進大夫夫人峽中人至今傳為奇說自是聲問益播交遊日附所與友皆一時賢士如趙文孝公谿谷張文忠公完城崔相公交誼寂不凡時人目謂四友光海時崔公有源將薦公於郎選李文忠公語之曰李某前途甚遠何用薦進於此時以致其狼狽崔迺止其見重於先輩如此丙辰忠定公坐崔沂獄事謫伊川公乃搬眷隨

往為歛迹終老計時主昏日甚羣兇滿朝賊臣爾瞻既殺永昌大君及國舅金悌男又脅百僚請去大妃號謂之西宮錮閉宮門內外不通光海意猶未滿必欲加以不測於是許筠白大珩等希光海旨欲仍讎禮作亂民間相傳大妃已不諱人無不扼腕流涕忠定公在謫所遊賞溪山得一奇石舊號龍巖題一絕曰吁嗟龍兮德何衰長卧波心世不知莫笑隆中諸葛老殷勤三顧豈無時公和進曰愧恨當年漢業衰變形為石不求知深潭入處頻回首空憶隆中覺夢時忠定公喜甚執公手曰可謂父子間知已遂

與公及公之弟延城公密議扶社稷之計公仍卜築於安峽往來覲省晝則躬耕鋤夜則備松明讀書孜孜不倦峽人無不誠服每有所事必曰其可於李公意否庚申忠定公蒙赦還京壬戌夏張夫人捐世纔經成服而平城申公來吊於忠定公語及時事一言相契申曰此事不可不與伯喪人相議而方在巨創中當俟異日忠定曰此大義也何可以常例論卽招公出與定計議蓋申與昇平金公完豐李公綾城具公諸人先已有此計而未敢發至是約始定完豐時為長湍府使養兵待時是秋忠定公拜平山府使引

申公為中軍與完豐合謀舉事期日已定會有泄其謀者兩司請拿問光海疑不信只令罷職臺論猶不止忠定公將待命京中路過長湍之赤壁顧謂公及延城曰昔蘇洵與其子軾轍過岳陽橋而曰率天下文章二子過此橋吾今與天下節義二子過此地豈不優於蘇家父子之文章時禍機益急賴有行計宮中者事得已訓練大將李興立即時相朴承宗姻婭也諸公憚之多方諭說興立語其壻張紳曰李某若與此事則必非不義遂許內應公之取信於人如此用完城崔公計進定師期以癸亥三月十三日會于

同春堂集卷之四
弘濟院由彰義門入奉 大妃還法宮廢光海冊立
仁祖大王天日重明彝倫復叙策勳賜奮忠贊謨
立紀靖社功臣號錄第二等封延陽君事既定公卽
還峽寓張夫人几筵尚在其所故也甲子正月公為
覲入京未幾李适反於關西報至上下遑遑命起復
公為協守使時國事方急公不暇辭 上引見教曰
此賊必由間路卿往募鄉兵邀擊之彼之所帥亦吾
赤子先諭以逆順不從而後可交兵也公承命而出
曰 聖心如此逆适雖萬亦如我何乃馳到伊川募
得三百餘人淮陽府使黃履中率射夫九十餘平康

縣監趙凍亦募八十餘兵而來會防守於成川間路
朝廷令移守朔寧江灘公行至積城界行路有浪傳
賊已入城御營使被害驗之數人皆然時忠定公為
御營使公情理尤罔極下令軍中曰事已至此當決
死戰有父母有疾病者皆歸唯為國捐軀者從我諸
軍皆垂淚齊應曰既定同死今豈有貳於是疾馳而
行逢着摠督副使完城公於積城縣始聞 大駕南
幸忠定公亦扈隨乃往會元帥張公於坡州張公卽
公之外氏尊長素服公有智計執公手曰公來實天
也頃之京畿巡察使李曙送書元帥曰此賊已據都

城勦擊未易公西我東絕其糧路不數日賊必見窘矣待南軍挾擊事得萬全元帥招募下諸人議之如完城公若贊畫使李時發管餉使南以雄參謀官崔覲從事官金起宗等皆以李書為宜元帥從之既又問於公公曰不然此賊與外寇不同留都城一日則聚徒益繁而彼為主我為客矣主客之勢已可憂矣即今天陰風烈大雨將下若或沾濕凍餒則鳥散之患可立而待矣今大軍方集士心咸憤以逆順之勢乘此銳氣及其未張急擊勿失則兩賊之頭可致麾下諸公持久之計吾竊危之元帥然之猶懷猶豫仍

問曰今當傳令於鄭忠信將何以為辭公曰我知鄭忠信為人想今已陣於鞍嶺上必不以畿伯之言懈其心又有老將李守一必有定計如以相勢量宜毋失事機為辭則似或可矣元帥從之俄而報至我軍已陣鞍嶺元帥為之驚起擊節呼公曰勇哉忠信忠信之心君果知之翌日賊逆戰大敗而遁忠信謂公曰請與公偕追可乎公曰戰勝者當擒吾何必偕以分人之功乎忠信退語人曰延陽之事人不可及也公奔問於行朝上即引見細問陣上凡百九月拜水原防禦使教曰水原在京城百里之內手握三

千兵馬緩急得力無踰於此卿其盡心焉公受命感
激專意治兵至誠教訓積數年如一日軍情孚而號
令行器械精而技藝熟至今論水原之治者必以公
為首公以為數千之兵散處各村脫有緩急未易收
聚乃造十丈旗竿分立於高阜約諸軍有急吾當懸
竿以方色旗三放子號砲見旗聞砲遮相報赴毋或
愆期丁卯正月虜賊犯境報至公即身擐甲胄坐於
正門懸旗發砲日纔午諸軍皆如期而至公即領到
銅在津天未曙矣 上引見曰何神速也 大駕入
江都以公所領軍為前隊三月敵退兵罷時軍中疫

癘熾發公手自調藥身親救活 上賜賚特厚施及
卒伍戊辰正月為覲入京有柳孝立之變公聞即馳
還 上欲以禁兵追護其眷軫如此已已禡為判決
事庚午除揚州牧使俄移拜江都留守時虜憂方殷
廟議以江都為保障計而凡有謨畫動被用事者沮
遏既累辭不得則唯盡其在我者癸酉二月忠定公
捐館公年已衰暮而執禮彌篤乙亥服闋為兵曹叅
判丙子春除慶州府尹大臣及諫院皆以為李某不
可出還授前任 特命兼守禦使專管南漢事七月
往南漢夜操犒饋而歸 上問其形勢如何當用幾

人可守公對曰言其形勢則實天險也城堞一千六百守堞之兵五萬則有餘四萬則僅用而見糧不敷此可憂也 上曰既得卿矣卿其措畫十二月十二日邊遽至 上招諸臣議之皆曰明日可移御江都公曰此賊去來颺忽此去義州以撥路計之則三日程昨日已犯義州則明日當到于此彼若徑絕江都之路則事無奈何若不於今日出宮則勢甚窘急矣羣議不以為然翌日 大駕始發未及出城聞敵兵已到弘濟院 上駐馬於松峴未定所向公進曰今日日勢尚早若令訓練大將捍後自 上以輕騎疾

馳則初昏可到甲串津不然而或猶豫於多歧之論或備儀仗從容作行則必有狼狽不測之患矣 上越趨未斷公為南漢事急遂拜辭於 駕前馳到箭串聞 大駕將入南漢公促鞭疾馳留從事官李行遇使之陪 駕日晡時 大駕到城下 世子亦隨至公出迎門外時城中空虛諸軍來聚者不滿千數是夜體察使昇平金公請 上從間道入江都翌曉天寒大雪 上出南門步下層崖氣忽不平遽命還駐招公使前曰城中之事專付於卿事急矣何以為計公泣而對曰 大駕之夜向江都臣非不知其不

可而亦不敢請留以致 玉體之勞傷臣罪萬死今則訓局御營與畿輔之軍稍集事雖急猶可死守上意必欲使公為大將之任公力辭不已 上招問體臣亦不能難公曰無已則分城四隅使臣及李曙具宏申景禎等三大將守之體臣居中號令何如體臣曰此言誠是 上默然良久而後許之一日 上招公教曰聞彼兵雖強夜擊則易相持累日一未交戰寧有是理卿其圖之公對曰凡戰各有其道兩陣相望聞金鼓見旌旗占其強弱勝負而後戰例也此賊則不然負險為固環之以松柵步步而置屯處處

而為陣我今處困邈不知其形勢猝然開門與之交鋒萬一不利城中沮喪悔何可追而况奉 君父棲孤城決不可試危以臣愚計姑為自守觀其動靜或乘其懈惰或攻其不備則可也然皆非今日之所可為者 上曰一番夜驚猶可已乎公曰此則當依命試之是夜抄軍中勇士試之於西暗門外一陣賊於翌曉移陣他山人皆曰果若人言此賊之怯也公笑曰賊之移陣誘我也非怯也公聞大臣諸宰有 世子出送虜營之議即請對入陳 殿下獨不見宋朝事耶欽宗被執之後徽宗其得免乎今送 世子彼

又有加一層說則將何以應之為此議者罪不容誅矣此城雖小素稱天險自古興亡成敗不在於地之大小兵之多寡唯君臣上下一意固守勿以他慮間之則幾矣時北城將李曙病物元斗杓代之一夕體府急招四城將令曰南城下賊陣甚虛各出精銳以勦擊之蓋體府已定議於榻前也公與三將力陳其不可體府曰羣意如此則請對言之可也公乃與三將請對極論其非計上曰入城踰月不交一兵可乎第與體臣議之體府遂令西南北三將各抄精砲以助戰東城則全師合擊慎勿違也於是體府坐北

門上建大將旗鼓揮兵出戰賊誘引官軍下險縱擊死傷百餘人城中震懼一日上招公教曰城中諸事無非可觀者而凡百未備者亦多云豈卿受任後有未盡處耶公對曰聖教如此臣罪萬死第有一說非敢自明請為後戒臣於受任之初慮有今日之患請於體府以為事出急遽則遠邑之軍勢未及聚願從近邑而分屬焉體府不許又於五月請為合操定其信地仍為修繕以備不虞而體府又不許至七月又請合操而又不許臣乃不得已請對陳達僅以畿內所屬之軍一番夜操仍造若干土幕積若干柴

草而還到今如此臣亦亡奈何 上曰解圍之後則
此城之事任卿自裁體府聞之大怒謂洪相瑞鳳曰
此人之薦出自公手守城之功也覆城公之罪也
仍托以他事拿公杖以別棍流血而後止舉城人無
不驚駭公略無忿恨色時城圍已久餉道將乏賊騎
日添援兵不至人心危懼莫保朝暮東南北三城諸
卒承體府微旨一時齊呼逼闕請縛送斥和臣聲振
御內承旨李行遠拔劍揮退諸軍欲歐之僅避得
免亂兵號譟愈甚景象愁慘獨公所領西城軍部伍
齊整一卒不動人心賴此稍定至丁丑正月十九日

夜有敵箭來插於西門守將拾而告體府體府盛怒
曰敵不犯城則已若犯則必由於李某之所守即拿
致公別將決棍諸將佐皆惶怯請移暗門諸備具於
西門公曰賊之將犯必不在西門備暗門益固人皆
以為迂翌日大風雪雲霾日黑刁斗初傳公忽然心
動杖劍而起自巡城堞微聞松柵外促叫之聲蹴起
軍官李復義曰今夜之事似異於常殊可疑守堞諸
軍雖已申飭汝可復往詗之復義走還疾呼曰敵兵
將近於暗門之外公即登將臺報變下令軍中今日
死生成敗皆決於此諸軍若有誼聒不靜者立斬不

同春堂集
饒仍戒之曰射者約矢砲者挾火必待我令毋得徑發俄而賊兵大呼薄城公先發一矢於是砲弓齊發聲若雷霆戰良久敵兵敗却軍吏持甲冑請公着公却之曰吾於此時身率諸軍死生與同我何獨甲冑為有頃敵兵復進而銜枚擁盾一字為陣勢如衝波矢丸所中皆是木牌之聲敵無所傷公乃分軍兩翼射以左右用砲當前輪放連丸間以大砲殊死鏖戰軍聲動山岳火光連城賊不能支又退俄又聞呼耶之聲隱隱自遠而近公問諸將曰公等亦聞此否皆曰聞之而不辨其何等聲也公曰得無運梯來耶諸

將曰何以知之公曰曾仍採樵者聞賊剡木於深谷中故疑其然仍令軍中預聚備禦諸具而待之賊果乘昏因梯而上軍官宋義英即用三隅杖擊殺其先登一賊於是矢石交下兼以火攻人皆奮勇無不一當十乘勝大捷天將明矣公再中流矢而恐士卒驚動匿不言戰勝之後始拔其矢流血已沾背矣方戰贊畫使朴潢率體府牙兵而來將助戰公顧謂潢曰此戰我自當之第不無衝東擊西之患君其急往援東南可乎其朝賊果犯東南潢謂人曰仁人哉李公忘其已而念他人諸將佐請曰前後之戰公必為士

卒先大將處身不宜如是言未已一賊猝然奔突公
又中矢鏃貫戰笠防禦甚備賊不得更犯遂捲歸其
柵前後四戰我軍無一人死亡者開門見之腥血滿
地穿雪成渠甲冑弓劍等物委積崖壑城中人來見
者皆以為壯觀 上遣別監賜酒以慰又遣中使戒
之曰聞卿不被甲以致中箭予甚驚慮卿之不被甲
予固嘉之而然被箭若重其將奈何予若失卿國將
何恃今後則一依予命臨戰必被甲於是公率將佐
登將臺奏軍樂城中相賀無不歡慶諸將問曰西門
虜箭人皆致疑而公獨不慮暗門曲城人不為意而

公獨堅備何也公曰吾見此賊兇狡有餘西門地險
難以為戰暗門平易料我有備欲移暗門之備於西
門而後徑衝暗門其計也我於其時不許西門器械
之移而益加暗門之備者以此也今日之事果符所
料然亦適然耳時國勢之危僅如一髮非公血戰善
備其傾覆在須臾間爾賊既知城不可復犯又不可
久留遂定歸計而不幸江都遽失天塹人情波蕩遂
有 翠華下城之舉天乎痛矣二月公罷陣而歸即
請對言雖為 宗社生靈計不免有今日而助兵之
舉萬分不忍彼既發言則實甚難處謝恩使李聖求

同春堂先生集
今雖發程請以崔鳴吉代送開陳我情義得其肯許之語明載於文書中為宜 上許之果得彼諾而其後彼意變改終有錦州之役四月擢拜工曹判書公上疏力辭 上優批不許九月移拜刑曹公以刑曹務煩不可兼以守禦之任力辭 上特命還授工曹兵使徐祐申以不待朝令徑與賊戰勘律當刑公以知義禁力言其不可僚議不協公即上劄言防守本道體臣有令既使防守則不戰而何因此被刑豈不冤甚 上特命減死其後登對 上謂公曰大臣獻議禁府論啓之罪人以卿一劄而宥之古亦有是事

耶卿亦體認予意戊寅正月拜兵曹判書公累劄力辭 上答曰卿忠誠過人才智俱優實合此任公又引病懇辭不已 上終不許遣內醫看病時浦渚趙相公為持平柳碩所構誣公上劄痛辨之 上疑稍解山城僧照亨以點檢寺刹抵罪其事本非公所知而憲府錯認論褫之纔五日還授前任公累劄力辭 上不許因命招出仕五月以特進官入侍啓言即今軍兵戰亡之數幾至二千而價布之徵及其族屬充定其代責其妻子此豈國家所忍為者耶 上即命廟堂議處時旱甚公曰人事形也灾祥影也天視

信者堂先生集
自我影必隨形民情冤結無路自伸者必多其類
聖上深居九重安得而知之臣頃見該曹抄啓則皆
笞杖之罪耳此輩何足置之審理中有若塞責者然
哉 上卽招大臣及禁府刑曹諸堂上審理於榻前
鍾鳴始罷越一日大雨庚辰正月備局因清將之言
以李浣為領兵副將公以為浣性剛必不肯受制於
彼人且用人之政一任彼口則日後之患有不可勝
言者乃陳劄力爭被備局所防俄以質子事有彼人
之責坐謫礪山郡是冬清將龍骨大又為查異議者
來灣上申得淵書與諸人姓名而公名亦在其中禍

將不測公之諸子奔走行計事遂已辛巳因赦還拜
摠戎使累辭不許光海之喪禮曹議禮多可駭者公
慨然曰此說不破必起天下後世之疑乃上劄略曰
臣伏見禮官議禮其論光海之罪惡則曰積失人心
謂 殿下之反正則曰遜位人君之惡只在於積失
人心則其可廢之耶遜位二字豈可用於今日之
反正乎光海之見廢者自絕倫紀得罪 宗社特一
獨夫耳今其死也美其衣衾厚其棺槨有何不足而
必欲待之以舊君之喪者何也古云舊君者其指如
光海者而言歟擔軍白巾做於何禮百官之變服會

哭行之於何喪必誠必信之語用之於何地也伊呂周召古之大聖人也何不以此禮用之於桀與紂之喪也然則今之禮官反有逾於伊呂周召之聖乎天下後世以今日禮官之言必有起疑於 反正之舉者伏願 聖明拿問禮官以定國是 上答曰禮判之事以予揆之意在從厚斷無他腸也癸未五月又拜兵判公方有目疾且入瀋諸臣之事尚未出場不可復主本兵累劄固辭 上終不許 昭顯世子之在瀋陽也頗事營造有尚方雕工慎姓人得幸於世子世子使人請於公欲除權管公答曰 儲君不

可以爵人私請於政官况權管乃邊將也邊將之職何可私於尚方之雕工乎人多為公危之而公不少動兵曹更卒例皆露處每當寒節凍死為多公令以橐草編結如籠形而長且廣使之寢處其中自是不復有凍死者仍成永久之規甲申沈器遠與權濇等謀反伏誅廣州府尹洪振文謂於衙舍修理時得兇書於階石間卽一紙傳令也其書有曰摠戎使分付據守禦使傳令內發兵云云振文仍以傳播於摠紳間是時公為摠戎使公弟延城公為守禦使故以此為言而其實則摠戎與守禦衙門各異不相干涉且

沈賊之變在於春初而其書出於六月其間滯滌連月果得之階石間則紙與印跡寧有如新之理乎人多疑恠公與延城公上疏陳其情狀席臺待命於金吾門外 上教曰予所不知之事如是陳辨殊甚不可此疏還出給洪振文繼而陳疏封上其書 上下鞫廳鞫廳回啓曰兇書中摠戎分付守禦傳令之說不過借重誑誘之計為其所賣者豈有一毫干涉之嫌乎洪振文既已目見不當畧刻留置而未及 上聞徑先傳播請命拿問 上答曰似涉無情姑先推考七月禡拜漢城府判尹兼知義禁府事上劄固辭

摠戎之任不許俄拜刑判公自謂素不閑吏事目疾且重不可冒據上疏懇辭得禡乙酉復拜工判時昭顯世子卒 上招大臣諸宰教曰元孫弱且病國無儲君子欲擇立大君如何僉曰 上教允當公曰臣意則守經之外更無所達聞者震聳而 孝宗大王卽昨之後 恩遇加隆倚毗益篤羣臣咸服 聖德超出於前古也丙戌又拜兵判兼判義禁府事時大提學李植等為考官試題近時忌掌令李應著上疏直斥宮禁事 天威震疊嚴教累下公入對言今日廷臣之事 殿下者人有高下志有大小志在格

君者不得其言則去而已必不憑依試題侮弄君
父志在利祿者患在得失而已必不為此舉以禍其
身 殿下不此之思而每下未安之教是 殿下先
有疑下之心古語云臣疑其君國無不危臣而疑君
國且危况君疑其臣將復何如雍門子古之善鼓琴
者無心而鼓之樂者聽而樂悲者聽而悲聽者之悲
與樂琴何與焉至於李應著身為臺官有懷畢陳即
至誠愛 殿下耳寧有他腸誠能自今 聖意冰釋
無復疑滯則羣情感悅必倍於平日矣 上曰卿言
雖是彼情則不然不罪應著則必有耐葬之請不知

其後又復有何論此不過附托時人也公曰今日臺
臣之論是事者豈不知應著疏中或不無過激之言
乎然以言獲罪累歸於何地然則今日爭執者為應
著乎為 殿下乎 殿下所謂時人臣未知其誰某
也 殿下何不直指其名而泛稱時人使人人自危
乎王言一出遠近傳之古人興邦喪邦之戒顧不可
畏耶 上意猶未解公之居第即忠定公之所受賜
者階上舊有一朶名花名曰金絲洛陽紅世傳來自
中華忽有人率役夫來公詰其由乃 大殿別監承
上命欲採移其花公自往花間並取其根接碎之

垂涕而言曰今日國勢莫保朝暮 主上之不求賢
而求此花何也吾不忍以花媚 君而見國之亡須
以此意啓達也後 上待公益厚蓋嘉納其進規之
意也公請暇省墓於公州還到鎮川忽聞恩尼等縣
有逆變公兼程疾馳詣闕下登對 上曰逆變出於
意外國事將何出場公對曰賊已聚兵則討平之策
不可不急講未知朝廷區畫何如也 上曰是予所
欲論者卿其試思焉誰可往者公曰臣雖老病職是
摠戎捐軀報國分所當然 聖上若不以臣為不可
臣請自行 上喜曰卿今請行予無虞矣公即拜辭

於榻前自闕下傳令于諸邑使之會兵于振威直行
渡江馳至振威聞諸賊皆就捕乃罷兵歸其後 上
語筵臣曰向來李某出師之日愍其有疾今何如筵
臣對曰今雖少差素有疾病人也 上曰李某真知
君臣之義者變起之時即日請行如赴樂地真忠臣
也往年沈賊之變有廣州兇書之事予謂延平之子
必不然也置之不問其時若或致疑幾不免害我忠
臣矣國家若更有如此臣數輩復何憂乎公弟延城
公方入侍拜且泣曰臣兄弟職名出於兇書覓死無
路今承 聖教萬殞無恨 上曰卿等教誨子弟皆

如卿等可也丁亥拜兵判入對大臣有言頃日鞠獄時自 上有李敬輿等知情與否究問之教此人等豈有可疑之理乎 聖教實甚未安 上曰世子冊封時敬輿人心波蕩之說既甚無據而又於姜賊論罪時率多官不待批答徑先出去此何意也公力陳其時事情甚詳且曰冊封時守經之論臣與敬輿無異而人心波蕩之說則誠是妄發豈可以妄發之說不恕其情之斷無他也 上曰予欲治姜不孝之罪而洪茂績以先殺臣為言何也公曰此言固是狂妄然其心豈有他哉 殿下每下為姜復讎之教羣心

之危懼當何如矣臣聞天地和而雨澤降君臣和而上下治 君臣之間情意之不通如此不知 殿下將何以為國乎臣於向年請治光海喪議禮之臣而殿下謂無他腸怒其妄發妄發之罪彼此無異而聖明之寬恕前後不同無乃 殿下於觀理應物之際或未免止水而風明鏡而塵乎 上意稍解公乃啓曰為國之道在於振作之如何上能振作下必應之目今大亂之餘國事之危微日甚一日若此不已則 殿下明倫反正之意顧安在哉昔句踐之為國也生聚教訓能成沼吳之功我國則不待生聚而

丁壯依舊不待教訓而弓砲已精此則越國之所無也唯在自 上勇作奮迅處之有術則糧餉亦不足憂矣未知 聖上何所憚而不為也臣是主兵之長不堪仰屋竊歎而慨然於心也誠願 殿下亟收今日不當怒之怒爰赫安天下之一怒幸甚未幾公病甚上章乞解 上不許十月褫拜判尹戊子拜訓練大將公以為此任不可兼摠戎上疏固辭 上令大臣議大臣請褫戎俄又拜兵判公謂器滿則溢分踰則灾豈可以大司馬兼大將軍乎累辭不許己丑三月 上與 世子出御魚水堂命公等數人入侍

酒饌皆自內出 上親執爵問曰兵判酒量幾何公對曰臣本不能飲又常抱病尤未飲也 上曰卿病實由於南漢之勤勞矣孟行到公公不能卒酌 上問內豎以盡飲與否 上又御一爵而勸公 顧 世子曰汝亦執一爵公惶感自力卒飲 上問曰卿之子若孫幾何公乃舉數而對 上曰若是之多而不務科業何也如欲擔當國事則雖武科可也先卿之於國事竭忠盡心至今不能忘也公曰臣任水原時歸覲先臣先臣問臣何以為治臣答謂近聞有人言於某人曰水原日夜治兵其心不可測云人心至

此雖欲盡誠於國事其勢亦難矣先臣聞言而起拿
臣下庭曰 君父不諒汝無能授汝以重任在汝分
義只當盡其誠心而已汝身何可顧也人言何可慮
也聞人妄語將欲廢汝職事耶怒甚且杖之為族人
所挽而止先臣未死之前只知有國今承 聖教臣
不勝感泣 上嗟歎良久曰先卿之忠至於如此而
卿則一不直言何也公辭謝 上又曰近日臣僚之
不誠於國事甚矣公對曰願 殿下毋患臣僚之不
誠於國事唯患 聖心之不誠於臣僚也 上又問
當今讀書之士有幾公舉趙翼金集等學行以對且

曰外間傳言闕內營繕太多今見此堂可知外語多
妄 上曰亂後無所寓懷作數處游息之所卿於歸
路歷見可也臨退公又曰今日之恩榮固至矣然如
臣無狀有何所益於國家願 殿下常於燕閒之際
引接儒臣學士講學論道毋負此堂之名幸甚 上
曰此言甚好顧謂 世子曰此人我視如股肱汝於
異日待之如我公不覺感淚之迸出哽咽不能言
上以筆墨畫帖等物頒賜於榻前公拜受而出周觀
後苑則依岸或臨淵構一間屋者四處而亦無華飾
矣 上謂承傳曰日已午矣留饋午飯而送五月

仁祖大王昇遐公哭擗踰制日夜哀隕宿病因此復劇卒哭後卽陳情乞解上不許時重臣有上疏陳時弊以受賂徇私等語斥政官公陳章待罪上答曰卿以勲舊重臣此何時而引事辭免予之視卿不啻若干城情義豈淺鮮哉須念此意速出行公公連疏力辭終不許九月移拜吏曹判書公上疏辭曰天官之職關世道之汙隆係國家之治亂自非宿德重望之人莫宜居之况此萬萬不似者乎筋力所及不擇燥濕是臣素所蓄積而此時此任則決不敢承當上優批不許連章懇辭終不準命招出仕公又

不進陳劄待罪上答曰卿以國家同休戚之人不為擔當畏避人言如是其於國事將如之何予之視卿則固出於尋常萬萬而卿辭至此寧不慨然乎哉公又上疏乞褫本職及兼帶諸任上只許褫金吾公不得已出謝俄又累劄乞解且請急累度始得褫十月還拜吏判公懇辭不已未幾褫拜左叅贊庚寅拜兵判又力辭上答曰吁卿之辭章何若是縷縷耶予之恃卿不啻若干城柱石而誠意或有所未盡耶卿雖老病嗷喏忠悃不媿乎古人抑又何辭又何必區區乃爾卿宜勿辭益懋乃忠八月拜議政府右

議政仍為陳奏使時浦渚趙公為左相公上疏力辭
且言左議政趙翼即臣婚姻家法有相避之規而在
下者應褫請以本職假以議政之銜奉使而行則朝
家有慎簡之美名器無玷辱之譏矣 上曰卿之忠
信德望已孚於國人予志先定仰成方切何以為謙
至此婚家之嫌法典之意必在於庶官不在於台鼎
之位豈可區區拘此而不用賢大臣乎嗚呼國事之
艱虞乃爾今日之行寧可緩乎雖有切迫不得已之
嫌有不可顧况此文具末節乎卿宜掃却萬事唯念
此日之艱危速出論道以副上下之望以濟時艱再

疏又優批不許遣承旨敦諭時陳奏事急因命招出
謝奉命辭朝行至松京因代送大君而還公六上劄
力辭呈辭亦至數十度不得褫再遣承旨敦諭公屢
勉出仕是冬京畿監司金光煜罷黜水原府使邊士
紀領相李公敬輿啓請仍任 上命監司推考未幾
又置下考時自黜與士紀連謀為逆外議喧傳而李
相與公置之曠度不以為疑公乃啓曰水原為邑實
畿輔重鎮監司之罷黜邊士紀雖未知其意所在而
大臣陳啓請仍 聖上又命推考曾未幾何又用殿
最有若好勝者然藩臣事體豈容如是其不有 君

命輕視朝廷之罪不可不治請京畿監司金光煜姑先罷職傳曰觀此啓辭凜然有古大臣風予甚欣敬金光煜罷職邊士紀勿褫仍任使之盡心國事大司憲洪茂績掌令任義伯等請罷邊士紀還收金光煜罷職之命上不允公上疏辭略曰近日所謂浮議雖未知出於何處而畿輔諸鎮皆懷不安相繼辭避若以無形影痕迹之事仍作疑懼之端則終至於人自危臣不自量敢陳愚見臣之所惜者只是朝家體統耳請治臣妄作之罪上答曰噫近觀國事無可為矣人主與大臣亦無所措也欲言則太煩無寧

默默之為愈卿與國家俱存亡者也豈可以人言而有所辭避乎勿為相較須速出仕茂績等相繼引避憲府請出仕上嚴辭峻斥前後聖批殆數千餘言大意若曰古昔帝王猜疑害人予常鄙之豈可效於今日乎茂績等並褫差玉堂官金佐明李天基等入侍夜對極言茂績等之非其說甚多端上亟加稱賞公上疏力辭上遣承旨敦諭俄陞左相上又別遣承旨敦諭時客使將至公不得已出謝客還即陳劄懇辭上答曰向者之事是非已定責有所歸但未正其罪耳如是引咎反有瀆於事體卿宜自

重以鎮之予望讒說之殄行寧有動理惟卿須念國
事速出論道公累劄乞免時新及第金盃振有拔榜
之舉劄中及之上答曰君臣之間貴相知心何必
乃爾須勿更辭所論拔榜事士習乖戾識者之寒心
久矣狃於姑息若不重處則將來之弊有不可勝言
實出於不得已也又遣承旨敦諭公力辭不已上
答曰當此天災民怨孔棘之日上下交修日不暇給
猶懼其不能救也柱石大臣方且引嫌乞退不欲視
事則國事將若之何又遣承旨敦諭公乃出謝時以
耐廟後陳賀頒教事議于大臣公議曰往在宣

廟朝 明廟禫後有依舊例陳賀之舉先正臣李珥
上劄陳其不可此則無間然今日之事有異於是陳
賀在於 耐廟之後則慶在 耐廟不獨為 聖躬
地中外頒教亦不可廢也時 上以大司憲趙錫胤
議律失當命罷職正言李慶億力論其不可 上大
怒至有慶億北邊安置錫胤照律以處之教政院三
司交章力爭 天怒愈激公乃上劄極諫又入對縷
縷陳白 上意稍解而錫胤等猶得罪是年冬自點
獄起邊士紀首出賊招自點之子鍊卽公之壻鍊與
其子世昌皆方被鞠公時居相位大義所在不得辭

同春堂集
避判義禁元斗杓言於榻前曰庇護逆賊之大臣何
敢叅鞫 上厲聲曰惟予在誰敢為此言判義禁其
速出去公與李相驚惶起出 上曰予已度之卿等
勿出世昌既伏邦刑鍊又死於訊下公待命闕門外
上遣史官諭使入來公累疏待罪 上答曰卿有
萬分必出之義無一毫退處之理屢屢辭免不勝情
意不相孚之歎速出叅鞫以重事體以明分義壬辰
正月掌令李迴論公之子爛與逆賊相親請中道付
處大司諫李時楷論公之弟延城公阿附逆賊請竄
黜 上久不允問左相金公堉曰予之敦勸右相非

不至矣而尚不出誠可念也左相對曰臺官方論其
弟與子右相以何心出仕乎時楷即承望元斗杓風
旨者不可不竄逐開城留守方有窠斗杓出送亦宜
矣 上曰真大臣之言居數日命李時楷中道付處
元斗杓開城留守差送公不敢自安於城中出寓門
外呈告不已 上答曰予意已悉於前而卿辭猶不
止情意之不相孚一何至此雖以情勢之不安為辭
乘時傾軋之私計予既洞鑑賊出近族之不幸已付
之厄運於卿何有况卿以 先朝勲舊為國柱石清
白其操忠赤其心何啻國人之所知實唯神明之可

質縱執撫謙其奈國事何夷考厥由宜在予一人不能以禮之致也終宵懷憂達朝無寐愧忸殊深惟卿諒予至意體予至誠毋庸再辭速出論道以副上下如渴之望公又上疏陳情 上復下優批時公之情勢萬分不安必欲褫免而 聖意愈懇又遣承旨敦諭公自以勲舊之臣不敢一向廝捱因命招出仕公緣國家多事久不省墓不堪霜露之感拜疏請暇上許之臨發聞客使至停行四月以謝恩使將赴燕上下教曰右議政素多疾病數千里遠行不可無良醫之調護令內局別擇術業精明者使之持藥物

隨行公上疏辭 上答曰此雖不得已之行 多病予何嘗暫忘于懷也卿宜勿辭時彼人國犯參禁者數輩且曰監兵使則姑置之朝議皆謂當從彼言公曰不然犯禁者彼處置未為不可至於監兵使則失彼使姑置者必有所以閫任以貽日後之弊乎以事體論之則察閫任以策應言之則憑藉徵索必無何可不慮也乃獻議請監兵使仍以此意措辭回答八月辭朝 上引見賜

貂裘 東宮賜藥物 上別遣中使宣醞于城外招
內醫梁濟臣於差備門教曰右相以老病之人今作
萬里之行子甚憂悶特為遣汝之意汝其知之乎汝
須竭盡心力善為調護到處勿懈以副予望申命丁
寧實無前異數也行至箕城大同門前成一妓陣紅
粉照曜公曰丙子以後謂西路蕩殘無餘今來見此
大是異事庶尹對曰亂後不但物力無形至於官妓
唯有老病者數輩使星之行常不成貌樣茲選各邑
官婢中有姿技者移屬本府又使其族屬助給其衣
裳美公怒曰庶尹之設為字民耶為媚悅使行耶當

此時而為此事極可駭也即揮退之招監司責之曰
庶尹所為公其不知耶此豈設妓樂時耶非不欲啓
聞治罪而今姑置之須趁今日散還母或遲違也聞
者感歎自入山海關以後胡漢人來觀者填滿道路
曰東國賢相來矣十二月竣事而還明年以史薦事
開端大起竄逐相繼朝野惶駭公請對極陳趙錫胤
賢臣 殿下不宜待之如許 上意不解公又上疏
曰近日論議是非姑舍勿論趙錫胤感激恩遇有懷
必達忠愛之誠有足可尚李泰淵洪處尹等俱以經
幄之臣隨事進言乃其職耳設或有過激之言特賜

優容乃大聖人包荒之道至於朴長遠咫尺承問
陳其意見有何可怒之事而既使之言又從而罪之
此豈盛世事也長遠有老病偏母絕塞千里以死相
訣抱持悲號行路傷心豈不有害於孝理之道耶臣
欲納君於無過之地而天聽邈然仰屋竊歎中
夜不寐不得不再犯斧鉞伏乞聖明於此數臣之
事平心察理還收成命不勝幸甚上又不從公宿
病漸瘳言且不見用呈告累度又連章力辭始得褫
甲午春乞暇省墓於公州地公退閒之志益切而亦
有所不敢者黽勉還京謝絕人事杜門養病四月又

拜左相公卽上疏陳情懇辭上優批不許再劄又
呈告累度皆不許秋陞領議政公上疏力辭仍呈告
上皆優批又遣承旨敦諭公又累上劄懇辭不已
上終不許又遣承旨敦諭公不得已出謝上卽
引見慰諭且教曰凡不緊事不必赴衙善爲調治公
又以朴長遠事爲言上卽命放釋公又言北兵使
鄭楹無罪見褫不但迎送有弊臣熟知其爲人請仍
之 上以纜褫旋仍爲難公曰漢高創業之主而刻
印銷印終成四百年基業聽言之道只當擇其言之
是非如何爾 上卽命仍之是日寒甚 上命中使

移賜御爐 上曰天下之國各有所尚我國所尚何事公曰胡之所尚弓馬倭之所尚劔砲我國所尚論策詩賦論策詩賦可以存亡國治亂世乎且未聞某人之志學某士之力行趙翼金集若死則經學亦將廢矣 上以東萊築城事爲問公對曰臣意以爲非急務也方與倭人修好而壬辰後久廢之城一朝修治於無故之時以惹倭人之疑可乎連歲凶歉民散久矣此時役民亦非其宜古語曰高城深池不足爲固堅甲利兵不足爲恃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臣之所以日夜焦心縷縷不已者唯在於此也 上曰卿言

固是但安民勸農雖是固邦本之意而本國介於兩敵之間封疆之事亦何可不慮也公對曰臣之陳啓之意亦豈欲束手而無意於事務乎欲其謀始慮終而行之有序無失民心也五月入對公進曰臣於少時及見先輩長者於朋儕之間交相責勉無少阿好故立朝有謇諤之風臨事無委靡之習今則風俗不美朋友以面譽爲務相規爲忌故事君之際亦以承順爲能事少忤 聖意又加摧折無所顧藉然則善言何自而入 君德何自而修乎日者李敬輿從外來陳其所聞見於榻前者多矣金墉亦有劄陳之事

而皆無一採施待大臣之道若是其不誠其下諸臣誰肯爲 殿下盡言乎臣恐自此國事日非也公宿病漸欲不堪陳力憲府之劄又有黃閣無人之語公乃陳疏乞禡仍又呈告 上答曰嗚呼此何時而卿等一時引入視國事如楚越曾不之恤乎顧彼狂妄之言雖或過激宜存大體綽綽然容而受之何必乃爾以損事體乎自卿之入如失左右手若瞽者之無相子將疇依軍國重事委積而不決亦將何賴方今國事無一可恃憂虞溢目而卿等方且恤人言而諉之廉恥爭相高尚而不知其他吁亦異矣或於卿等

自爲之計則得矣而其於勲舊元老之義顧何如哉卿無困我速出論道允若茲罔或改圖亦無面見先王於地下矣縱緣寡昧之不足與有爲乘此機會而欲退柳下惠古之聖者而猶不羞汗君曰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浼我哉孟子故曰聖之和者也卿未可法古聖之訓乎災異日臻元老亦退時事可知中夜無寐撫枕發歎此誠詩所謂尚寐無吣者也卿其忍而不省哉言出肝肺不知所裁擺脫陳陋之俗規亟出察任以副朝野之望公請急不已 上再遣承旨敦諭時有湖南儒生丁哲等停舉嚴刑之命公於

辭劄無論其事曰儒生之事初出於尊聖之意則設
或過激固當優容豈可加以嚴刑以缺中外多士之
望哉古之帝王養士以禮可以言教不以力勝者其
意豈偶然哉 上答曰今見論情之劄良用喜悅無
乃有幡然之意耶末端所陳關係甚重決難饒貸而
卿若出仕則可不相議以處公又上劄固辭呈告不
止 上許褫七月復拜領議政公上劄極陳病甚難
仕之意 上答曰頃日之辭也非不欲強出而辭之
甚固故禮不敢敦迫姑允其請而意在於今日矣卿
之所患又如此予用慮念無以為懷卿宜安心調理

出仕以副至望仍遣內醫看病公累劄力辭 上三
遣承旨敦諭會客使至公不獲已出謝十月以丁哲
事三司力爭而 上皆不從公又上劄曰丁哲之事
兩司言之詳矣王堂論之盡矣臣未知諸臣之苦口
力爭者為丁哲乎為 殿下乎垂死老臣猶為是說
者抑為三司諸臣乎為 殿下乎噫言有逆順喜怒
隨至遽忘其怒觀理所在則是非自別取舍得宜伏
願 殿下試於靜夜清明之際平心猛省曰罪疑惟
輕古聖遺訓殺一不辜王者不為丁哲之臨行欲見
其老母其情可恕歟不可恕歟因醉打官人之罪可

殺歟不可殺歟厥罪宜止於杖而因累刑致斃則冤歟不冤歟小民之不知予本意者若謂之殺士則傳之遠邇美歟不美歟眇然一校儒之死生似非重大而羣下之爭至此者出於愛君歟愛己歟從容反覆推理以觀則止水明鏡毫髮不爽 殿下之釋然其在斯矣不惟此事凡於刑賞必加欵慎則國家幸甚天怒稍解而亦不快從未幾公因病累辭乃得釋負八月朴自韓誣告獄起公扶病參鞫其文書中有公姓名公驚惶趨出陳疏待命於闕門外 上出送承旨敦諭曰欲為批答而事涉泛然故委遣承旨以

諭明早入來然鞫無損國體大司諫俞撤忤旨下禁府嚴刑公方有所患聞之大驚使人扶起曰 聖上過舉何至此耶欲自力請對先構一劄促書以上而終不得救其竄逐丁酉九月上疏乞暇省墓於公州仍往益山謁祖父母家廟 上給馬又賜澆奠床公素患寒縮之證行道益甚回到公州不能更動上疏待罪且乞解御營都提調之任 上以公病留鄉曲特遣御醫看救又下諭本道監司調護供奉等事使之特加盡心公乃上疏辭謝兼陳湖南之民願設大同之意 上答曰省卿疏辭憂慮之餘况若對面

同春堂先生集
欣慰之情曷勝云喻顧念先朝勲舊元老之餘存者今幾人矣常恨禮養之未至一自病滯鄉曲戀慮之懷懸懸不已今聞病少間心則降矣良用喜幸卿其益加善攝埃天氣稍暖趁卽還朝以慰予懷所陳大同事今方講究卿其勿慮也戊戌四月公始寸寸登道僅得還朝而自是病益甚累辭所兼諸任皆未得請國有重事則未嘗不自力強赴故人不知公疾勢之如許也已亥五月孝宗大王昇遐公攀號哀隕廢食累日氣力漸敗起動須人時羣議欲行朱子君臣服議公獻議曰先儒服制之論臣非不知而第

以祖宗朝久遠遵行之制不宜率爾變更於蒼黃急遽之際以致顛倒不齊之患也啓殯之日追服之後若有新入仕路者及超階進爵者則此與今之視事服不同爲之則衰經重制不可續續追服不爲則均是臣子服不可異同臣之所難實在於此是時臣民之望唯在於大行衣冠之箴卜得吉地而尹善道力主水原府治後岡之可用諸地師亦靡然無異語大臣重臣相繼陳疏論其不可上有如此疏勿入之教公乃上劄力爭略曰水原地勢平曠田野膏沃而正當三路輻輳之衝實四通五達之郊也自

古無萬年之國則安可不為萬年後計乎先儒所論五患之慮未有大於此而其他可疑之端亦不一而足雖事之小者必須博詢廣議務求至當之歸况此因山是何等大事而率易以定乎仍論 英陵傍弘濟洞之可用 上答曰此雖出於卿之血誠予意有不然者弘濟洞果有非常異瑞則封 英陵二百年後所用諸 陵果皆倍勝於弘濟洞乎且此地路遠人子情理似不可用 先朝嘗有此教今日之事欲述 先朝之志也時 聖心堅定水原役事已始中外無不悶鬱公憂慮不已涕泣不食至於五上劄

極論出於血誠諸臣亦多力爭者 上意亦悟改卜於 健元陵內即今所用 寧陵上自朝紳下至輿臺莫不交賀冬左叅贊宋時烈聞流言留疏去國公上劄曰昊天不吊降割吾東承 祖宗之丕基係人心之漸向唯在於 殿下之一身恨不得如伊呂周召者置之於吾 君之左右然才不借於異代一世人才自足了一世事則如時烈輩顧非其人耶唯我先王推誠十年魚水一堂備顧問則動引經訓論是非則必準繩墨貪汙者斂迹諂鄙者革面朝野拭目想望其大有為臣民無祿奄遭攀髯之痛時烈之

忠 殿下報 先王之心豈尋常比也不幸流言橫
加於此時使儒臣不安其位而 聖上坐失良佐言
念及此自不覺氣短而心死也嗚呼讒人罔極古今
同然以言其小則曾參有殺人之說以言其大則周
公有不利之讒讒者之効被讒者何奈 殿下母情
初心益篤其誠使奸細之輩罔逃於 聖鑑之明狡
獪之術自絕於白日之下而連降懇惻之教以示必
致之誠則時烈進退與當初未出之時有異豈不念
先王之恩遇而忍孤我 聖明如渴之至誠乎若
致時烈而用之 聖學益進 聖德益彰則况賢於

時烈者豈不願立於朝哉老臣年至八十朝暮就木
歸侍 先王亦將有辭於地下矣 上答曰卿之愛
我可謂至矣令人感動予雖不敏可不刻骨致誠期
於改圖上來而後已乎卿毋為悲感之言也庚子正
月延城公捐館公哀慟踰禮嘔血數升有時昏倒不
省事 上特遣御醫使之不離看救藥物出自內局
存問饋遺不絕相續五月二日易箚于太平坊寓舍
臨絕諄諄皆國家事語不及私 先王練事只隔一
日 上聞公病急 下教曰欲遣承旨問其所欲言
而 練事隔宵未果史官可急往問而書啓公疾病

口呼遺劄願 上修德業慎刑政稿未半而氣已盡
史官至纔屬續美諸孤忻等以公半稿投疏以進
上答曰覽卿等之疏追省先卿遺劄之志意雖切而
語未盡言念及此痛悼深雖是未終之書懇懇之
忠戀戀之誠可不書紳而服膺焉卽遣中使護喪傳
曰各該司凡事使之別爲舉行又謂都承旨金壽恒
曰延陽府院君喪需令該曹特爲備送又 特賜長
生殿棺材且送御衣及錦繡衾資使用於斂時自內
又別送米布等物停朝市三日公卒之日雖窮閭僻
巷輿臺婦孺無不奔走咨嗟曰賢相亡矣國將何賴

至於市巷父老諸司吏卒訓局御營將士軍兵亦皆
相續來哭發引之日傾都出送炬火連亘於遠郊談
者謂近古宰相之喪所未有云喪過水原闔境之民
爭來哭奠競擔柩車如悲親戚公之去水原幾四十
年而其人之以久而不忘至此 上下教曰大臣之喪
各邑行祭雖云已罷今此延陽府院君之喪特爲設
行以示優待之意旣遣官致祭自內又別備奠需遣
中使行祭又命中使護喪至葬所以七月某甲發引
某甲禮葬于天安治南紫梅谷亥坐巳向之原公器
宇雄遠儀觀魁偉忠孝之性得之於天仁愛之德出

同春堂集卷之四
於自然純實篤厚粹盎於面貌望之知其爲偉人長
德忠定公平生服事粟谷先生得聞道義之要公濡
染於家庭且從先輩長者折節勤學每躬負書笈入
山讀書忘寢與食以小學律身嘗在山寺夢有親齋
驚寤下來則張夫人得疾甚暴家人方欲送報而未
及其在水原忽心動將歸省而忠定公感疾之報至
矣公既佐忠定公克成大勲每痛張夫人早世不及
見家業隆赫追慕悲泣祭祀極其誠敬出入必拜謁
於家廟雖急遽之際不廢也友愛弟姝復出常倫怡
愉之樂藹然可掬然家法甚嚴子弟有過輒加箠楚

嘗於忠定公壽席延城公徑醉公白忠定公將撻之
忠定公笑而呼延城公匿之坐後一世傳以爲美譚
撫愛宗族出於至誠其貧無以自存者皆率置于家
經紀而婚娶之每以生三事一所在致死爲意待朋
友如兄弟接人一以誠信白沙李相公嘗言李某以
布衣所與游皆聞人而人無不信愛之不知其何修
而致然也行已處事得於學問之力爲多鄙俗之語
不出於口傲慢之氣不設於身膂力絕倫而常自沉
晦雖被人因辱亦不與較智慮出人而謙恭若虛未
嘗有自大之色每有新除輒竦然若驚必累辭而後

同春堂文集
拜命愛 君憂國發於赤心竭忠盡瘁知無不爲居
常寡訥如不能言及入對進言則反覆辨論勤懇不
已如聞朝家有過舉則至誠憂歎夜不能寐必登之
章劄入告冕旒而後已掌兵數十年專用寬和不刑
一人而號令嚴肅事無不舉軍民愛之如父母無不
得其死力其在兩銓凡百施措一遵忠定公規模西
銓積弊甚多而悉加釐正甄拔出於至公奔競之道
自絕自五衛兵之罷上番軍兵皆屬各司分使之役
公建請擇其中丁壯者鍊習砲射名之曰精抄軍以
爲宿衛之用其所施設皆長慮遠謀不以小効近功

爲意也平居和氣盎然及至臨大事決大策凜然有
不可奪者當南漢危急之日苟非公身冒矢石血戰
破却則國之存亡有不可知而論者猶以爲諸軍叫
脅之時壁立不動其事尤難其扶護士類維持元氣
隱然如泰山喬嶽之重大有辭於天下後世云清操
如水苦節如蘖非其義也一个不以取於人七判兵
部再秉東銓三入相府而家業蕭然如寒士家人常
稱貧而食歿後無餘貲槩公誠敬主於內忠信著於
外德望素孚於人故賊出近族而主不疑事或差
誤而人不訝昇平金公素與忠定公積不平隨事輒

同治庚午年
遲憾於公而後見公所為漸加敬服廣陵兇書之變
救護甚至公之厚德誠心得於上下者如此公有再
室前配南原尹氏 贈叅判軫之女封貞夫人後
贈貞敬其淑德懿範備載於張文忠公所撰誌文後
配昌原黃氏進士有詹之女封貞敬夫人不育撫愛
公之子孫如已出家有猫狗相乳公嘗以為夫人仁
愛之應尹夫人有三子二女曰忻同知敦寧曰憫戶
曹叅議曰悅忠勳都事進士趙來陽其婿也忻有二
子相胄進士次相胤皆早夭二女適進士李台長府
使呂閔齋憫無子以悅之子弘著為嗣悅有四子文

著有著仁著弘著二女適進士鄭時一鄭進陽趙來
陽有一子曰持憲叅奉二女適生負金一振朴泰斗
相胤二子曰洙泳三女皆幼内外孫曾男女摠六十
餘人浚吉先君子與忠定公實有管鮑張范之契兩
家子弟仍修世好常兄事而弟畜之噫今不可復得
矣都事君屬以家傳使最其迹以告于太史氏義不
敢以不逮辭遂錄其大者如右以備採擇微言細行
皆不載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年譜

先考清坐窩府君年譜

府君諱爾昌字福汝號一癡又號清坐翁晚築小亭扁曰挹灝仍稱挹灝主人

辛酉 大明世宗肅皇帝嘉靖四十年 明宗恭憲大

九月 亥時 府君生于漢城之蓮華

坊黃氏子孫仍居至六代祖執端公始娶懷德
達村後人以宋氏繁昌名其里曰宋村然仕宦婚
構多在京裏考護軍公聘于李正獻公之門蓮華
即正獻公第○清陰金文正公所撰碣文云
公生而義好眉目如畫見者知其為稱家兒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明宗大王

府君年二歲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明宗大王

府君年三歲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明宗大王

府君年四歲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明宗大王

府君年五歲○十月二日妣令人李氏卒葬于州沙寒

里五道山辛坐乙向之原即宋氏先兆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明宗大王

府君年六歲

丁卯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明宗大王

府君年七歲○侍護軍公之任玉果縣嘗見而奇

慶之贈一絕云手撫丹山五色安最憐頭角稱家兒風毛異日昂霄漢莫道狂生不已知

戊辰隆慶二年宣祖元敬

府君年八歲

己巳隆慶三年宣祖大

府君年九歲

庚午隆慶四年宣祖大

府君年十歲○護軍公遠歸京歸鄉亦未考

同春堂先生集

辛未隆慶五年宣祖大

府君年十一歲

壬申隆慶六年宣祖大

府君年十二歲

癸酉 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宣祖大

府君年十三歲○侍護軍公之任平康縣此間在

甲戌萬曆二年宣祖大

府君年十四歲○十二月十四王母端人延氏卒

葬于懷之學堂山護軍公兄弟廬墓守制府君侍學於庭間習於宗丈宋公琰及全公欽

乙亥萬曆三年宣祖大

府君年十五歲

丙子萬曆四年宣祖大

府君年十六歲○從孤青徐公起學此間在

丁丑萬曆五年宣祖大

府君年十七歲○長姊歸白麓辛先生應時從辛

先生受韓詩等書

戊寅萬曆六年宣祖大

府君年十八歲○侍護軍公之任殷栗縣

己卯萬曆七年宣祖大

府君年十九歲

同春堂先生集

卷二十七

年譜

三

庚辰萬曆八年宣祖大王十三年

府君年二十歲○冬聘光州金氏行妣僉樞諱殷輝

岡先生諱繼輝之弟時宰交河縣行禮於縣衙

辛巳萬曆九年宣祖大王十四年

府君年二十一歲○從黃岡金先生受儷語諸書

從龜峯宋先生翼弼受四子左傳諸書又游栗谷

李先生之門得聞道義之論所與交皆一時勝流

演沈公宗直善○碣文云頗浸灌沈源蚤自涵蓄為儕類所重

壬午萬曆十年宣祖大王十五年

府君年二十二歲○四月哭黃岡先生喪

癸未萬曆十一年宣祖大王十六年

府君年二十三歲○春護軍公瓜滿奉歸於京贈有

洪亨浩○八月偕諸友抗章直李先生之誣時先

上下一所倚重實有挽回之機大司諫宋應澆典翰

許錡等構捏論劾使不得安其位而去牛溪成先

生適被召在京上疏極論之司并劾牛溪辭語

甚於疏直其誣上優批以獎之博士韓戴希時

人抗疏直其誣上優批以獎之博士韓戴希時

鞫裁決配○生女後

甲申萬曆十二年宣祖大王十七年

府君年二十四歲○正月哭李先生喪

乙酉萬曆十三年宣祖大王十八年

府君年二十五歲○正月哭白麓先生喪○生男
後天○此間侍護
駁公從宦在洛

丙戌萬曆十四年宣祖大王

府君年二十六歲○正月哭伯父別提公喪○冬
在安心寺讀書邁大病幾危○侍護軍公之任价

川郡時外舅時樞公宰臨坡清道等
郡邑府君時往省之在京時亦多

丁亥萬曆十五年宣祖大王

府君年二十七歲○時重峯趙先生抗疏辨別賢
邪甚急大為時輩所忤既罪
居停者使不得容接終至行遣絕塞知舊或閉門
不相見府君接遇以誠勞問繼逮壬辰之變重
峯倡義旅要與府君同事府君以親老無兄弟
不敢許每自傷痛撫其孤如骨肉終始不懈弟

戊子萬曆十六年宣祖大王

府君年二十八歲

己丑萬曆十七年宣祖大王

府君年二十九歲○四月遊妙香山李忠慎孝門
隨○有遊山

錄○秋中司馬初試前此累參大小發
解歲月皆未考

庚寅萬曆十八年宣祖大王

府君年三十歲○秋中進士會試二等第六名趨

拖皇太子賦八三下考官白行恩門宴府君為○
公惟成欲引以置之魁不黜

十一月庚戌十二設慶宴於价川郡衙完平李相
公以安州

來敕○是月護軍公罷官奉歸懷鄉

辛卯萬曆十九年宣祖大王十四年

府君年三十一歲○時議方捏松江鄭相翰梁千頃等甚慘千頃遂誣服

府君辭○冬哭孤青徐公喪連幸免

壬辰萬曆二十年宣祖大王十五年

府君年三十二歲○四月倭亂作奉護軍公艱關

逃難時令京人幸得搬會○秋女夭○冬男夭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宣祖大王十六年

府君年三十三歲○閏十一月侍護軍公之任林

川郡有贈尹明叔一傳

甲午萬曆二十二年宣祖大王十七年

府君年三十四歲○夏護軍公罷官奉歸懷鄉有別韻三律

鄭元亮贈○八月哭從伯兄進士公喪有祭文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宣祖大王十八年

府君年三十五歲○有次通川門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宣祖大王十九年

府君年三十六歲○游泮宮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宣祖大王二十年

府君年三十七歲○七月築小齋於法泉燹於兵

○八月倭難又作全家入江陵時辛公慶晉為府伯辛公即白麓先

生之胤也府君姊以後母方在府衙以詩酒游從

往依焉玉山李公瑀亦避地其處每以詩酒游從

於鏡浦寒松之間不知有喪亂
流離之苦○有次玉山諸作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宣祖大壬

府君年三十八歲○春奉護軍公歸懷鄉時南土未去亂

而護軍公年老不樂為旅必欲歸鄉○構小齋扁

故不獲已奉歸○王山有贈別一律○

曰清坐窩時大亂之餘間井為墟府君掃除灰燼

齋鑿池種蓮日與落
南人士觴詠以自娛

已亥萬曆二十七年宣祖大壬

府君年三十九歲○冬哭龜峯先生喪有祭

庚子萬曆二十八年宣祖大壬

府君年四十歲○六月丁酉二十除連原道察訪

前此知舊多勸令仕府君辭不肯至是為親老屈

焉○時李民奭奉使冒騎府君馳狀舉劾民奭反

構府君必賺其私物而責馬甚濫驛路周弊多由於

此府君輒摘出申之體府繩以法他道

亦畏憚不敢肆蘇殘補弊綽有成效

辛丑萬曆二十九年宣祖大壬

府君年四十一歲○秋赴本道東堂初試居第二

名以陸贄請去瓊林大盈榜表入三

壬寅萬曆三十年宣祖大壬

府君年四十二歲

癸卯萬曆三十一年宣祖大壬

府君年四十三歲○四月癸卯十七換授景陽道

察訪

時李公慶海為光山伯杯酒過從甚驩

甲辰萬曆三十二年宣祖大王

府君年四十四歲

有次趙提督挾仙樓韻二絕

○十二月辛

未二十遷拜繕工監直長

乙巳萬曆三十三年宣祖大王

府君年四十五歲

丙午萬曆三十四年宣祖大王

府君年四十六歲

別時朱梁兩都監勞勤倍至事

無闕誤以○夏陞典獄署主簿○秋護軍公以耆

老陞通政階歸覲上壽○十月癸辛氏姊喪○拜

司憲府監察

○十二月壬戌八日子浚吉生時府

令人年皆向衰而未有不肖乃生護軍公大悅

親舊相賀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宣祖大王

府君年四十七歲○二月己亥初六除鎮安縣監

○三月歸覲懷鄉仍上任府君為政樞機慎密威

貧窮公私酬應必以忠厚誠信為主前後如一

沙溪金先生所撰行狀云公當官盡職吏畏民懷

修舉廢墜不為姑息之計官具幣箠目而改觀

聽訟折獄必援律而質券不撓於權貴又未嘗飾

貌無矯情取悅於人見思○九月丙辰二十歸覲上

壽初度也○十月庚申朔省外舅僉樞公於連

山○與沙溪先生宿水落庵表姪竹窓李公○乙亥習陳於全州時崔公權○為文諭民令婚嫁以

時貧窮者官給資裝○外兄察訪李公賓姨弟楊

齋宋公邦祚來訪留款數

戊申萬曆三十六年宣祖大王

府君年四十八歲○正月以護軍公痢病歸侍時

君中別舉初試將赴○乙巳十七子時護軍公捐

館行狀云公事親極其○二月戊午朔 宣祖大

王昇遐報至出門外舉哀○四月癸酉十七葬護

軍公與令人李○讀周易府君每於饋奠之暇與

氏同癯 孫青門人朴君大中講

讀義經且率村秀才課督甚勤條約甚嚴諸生為築精舍於廬側以為游居之所鄰近聞風競集後

多有成

己酉萬曆三十七年元光海

府君年四十九歲

庚戌萬曆三十八年光海

府君年五十歲○正月服禫○立祠堂○豎護軍

公墓碣請銘於大學士○三月服闋府君與弟妹

者分與之自執疲薄者曰吾則此足為生○府

七月甲子二十除司贍寺主簿○十月哭外姑崔

夫人喪○十二月丁亥十六除新寧縣監

同治庚午年

辛亥萬曆三十九年光海三年

府君年五十一歲○修竹閣揭退溪李先生詩始

錦溪俊良宰是縣新構竹閣退溪先生為題七言律一章揭在楹間兵燹之餘蕩無存者殿後竹閣再創而無詩聞者惜之府君至則加葺其閣施以丹碧復揭其詩仙源金相公李承旨民歲諸名勝以遠筒續和○十一月哭外舅僉樞公喪

壬子萬曆四十年光海四年

府君年五十二歲○春歸奠僉樞公於連山有祭

仍到懷鄉省墓○惕齋公以京試官來時內兄李

榮川李公士修令義城一家諸親邂逅團藥甚歡也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光海五年

府君年五十三歲○秋罷官歸懷鄉時殺國舅金

悌男府君之孽妹婿徐羊甲與其禍將不測方伯素相好者亦連緣其獄欲推禍於府君為自免計府君不為動但靜瑛之持平金克成曾於趙公緯韓兄弟座有杯酒小嫌且希時輩意欲論府君以鞫問都憲尹孝全持不可但以羊甲一家入不宜在官論罷

甲寅萬曆四十二年光海六年

府君年五十四歲○秋與松潭宗文宋公諸公遊

雞籠○與諸宗設族會○睡翁公以其胤時烈來

托睡翁即府君姨弟宋公甲祚號

乙卯萬曆四十三年光海七年

府君年五十五歲○重修正寢

同治庚午年

卷二十七

年譜

十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

府君年五十六歲光海八年

春祭孤青徐公墓輿朴都舍

在汶諸公操文輿朴都舍

會祭因登墓標輿朴都舍

府君適登眺而樂輿朴都舍

因其舊名曰挹灝輿朴都舍

曰望辰居仙源金相輿朴都舍

沒於胡亭額猶揭輿朴都舍

連鄉每相往來留連輿朴都舍

相善許以相知已詩酒相邀輿朴都舍

道意將有自製亭記及兩絕輿朴都舍

與諸宗會祭雙清先祖堂輿朴都舍

時門中尊行惟松潭公在府君事之輿朴都舍

淵篤每杖屨過從以碁局遣日時或徜徉山水間輿朴都舍

酬詠唱輿朴都舍

府君年五十七歲光海九年

倡諸生起崇賢立教堂輿朴都舍

子請府君為崇賢院長府君為之倦倦輿朴都舍

十年每身先諸生以鼓舞之輿朴都舍

冲庵宋圭庵三先生輿朴都舍

後進配沙溪金先生輿朴都舍

生遊降仙東臺冷泉等處輿朴都舍

戊午萬曆四十六年光海十年

府君年五十八歲光海十一年

五月楊齋公訃至哭之輿朴都舍

路左窆又輿朴都舍

與竹窓社會輿朴都舍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光海八年

府君年五十六歲光海八年

春祭孤青徐公墓輿朴都舍

在汶諸公操文輿朴都舍

會祭因登墓標輿朴都舍

府君適登眺而樂輿朴都舍

因其舊名曰挹灝輿朴都舍

曰望辰居仙源金相輿朴都舍

沒於胡亭額猶揭輿朴都舍

連鄉每相往來留連輿朴都舍

相善許以相知已詩酒相邀輿朴都舍

道意將有自製亭記及兩絕輿朴都舍

與諸宗會祭雙清先祖堂輿朴都舍

時門中尊行惟松潭公在府君事之輿朴都舍

淵篤每杖屨過從以碁局遣日時或徜徉山水間輿朴都舍

酬詠唱輿朴都舍

府君年五十七歲光海九年

倡諸生起崇賢立教堂輿朴都舍

子請府君為崇賢院長府君為之倦倦輿朴都舍

十年每身先諸生以鼓舞之輿朴都舍

冲庵宋圭庵三先生輿朴都舍

後進配沙溪金先生輿朴都舍

生遊降仙東臺冷泉等處輿朴都舍

戊午萬曆四十六年光海十年

府君年五十八歲光海十一年

五月楊齋公訃至哭之輿朴都舍

路左窆又輿朴都舍

丁巳萬曆四十五年

卷二十七

年譜

十一

○敬有次沈士

庚申萬曆四十八年 光宗貞皇帝泰昌元年光海十二年

府君年六十歲○二月男浚吉冠沙溪先生以賓

陪來執禮竹窓李公為賓諸親畢會○四月浚吉患痘幾危辛勤救

活○俞有次李聖

辛酉 章宗哲皇帝天啓元年光海十年

府君年六十一歲○二月丙辰叶四令人金氏卒

前不御肉○有祭文哭○閏二月壬寅三十葬于

沙寒辛坐乙向之原在高祖正府君兆後○慎獨

諸公會 ○十二月行練祭

壬戌天啓二年光海十年

府君年六十二歲○二月行祥祭○四月行禫祭

○與沙溪先生泛舟遊江境花山等處竹窓諸

癸亥天啓三年光海十一年

府君年六十三歲○三月壬寅叶二主上殿下

反正即大位○庚戌除文義縣令○四月入都肅

謝時國事鼎新沙溪先生亦方承召入洛一番

問皆府君親舊可收到底無非青眼延平相公方秉銓

君以南才望可收到底無非青眼延平相公方秉銓

時水竹窓可收到底無非青眼延平相公方秉銓

人殘敗尤甚可收到底無非青眼延平相公方秉銓

卷二十七 年譜

同治三年

獨積年通賦未久而反汗督舊稅甚急適舊穀已
盡新未及登民甚渴問府君上疏陳本縣凋弊狀
甚悉請姑住催○端陽歸家行墓祭○十月庚午
蒙允一境賴之○葉三男浚吉聘晉陽鄭氏經世之女公率往尚州

行禮

甲子天啓四年今年上

府君年六十四歲○正月李适叛率縣兵往付於
兵使○二月壬辰朔八車駕南巡○丙申祗迎
於天安扈到公州○壬寅回鑾支待於全義○
三月操文祭外舅僉樞公墓又祭圭庵宋先生墓
及姨母淑人李氏墓圭庵墓在縣境淑人墓在清州境○四月呈

病棄官歸坐罷時府君年紀已衰厭經變亂遂謝

曾已來寓於家至是○端陽往沙山行墓祭○七

月癸丑朔祭高祖妣諱祀于從姪家時府君年既

肥重平居若不自持而四時歲事若墓祭先世忌

祀雖設於族人家者必自力往行除大段病故外

未嘗廢凡鄉黨知舊有喪○八月浚吉中司馬兩

亦必赴弔致賻各稱其情○十一月竹窓公

試○九月丁巳初六到家庚申設慶宴沃川宰許

李景仁連山宰曹文秀來祭李溫陽父子及從姪承吉並祭○十一月竹窓公

登第歸為設小酌以賀諸親舊

乙丑天啓五年今年上府君年六十五歲○二月送李溫陽父子歸牙山

○四月與沙溪先生遊江境慎獨公時宰扶餘○

五月在挹瀨松潭公來訪宿留地主沈侯揚亦會

諸作○七月乙卯初九赴沙溪壽席○九月辛

亥初六除軍資監判官○乙丑沙溪來別留款○

庚午發西行出宿法泉○癸酉孫男光棡生○十

月丙子朔入都寓泥洞○己卯肅謝○庚辰坐倉

散料與主簿具仁舉奉事沈景龜副奉事李光馨

參不○壬午赴延平邀宿銅雀亭舍信宿於其第

沈安公直成公文○戊子訪清楓溪與仙源清陰

○十一月丁巳十二移寓西門內鄰奉往所夕相

對時在竹窓時延翁諸公皆從宦在洛公暇必相聚團

圓如弘立過從最款○有寄志虛兄一律云懷川昔

日誓言頻故人明時忝祿誠多幸白首靡官豈為

貧捨則戴之兄固有吾行狼狽誰因志虛即李

松士遜○十二月乙未二十日餞江陵伯鄭公宗溟

於東郊

丙寅天啓六年今年上

府君年六十六歲○正月戊申初四除榮川郡守

○辛亥肅謝○乙卯訪了溪與尹公安○戊午昏

聞仁獻王后喪進闕門外擬入陳慰班中○庚

午辭朝宿新門外諸客多來別竹西沈公宗直號

○辛未宿漢濱竹窓睡翁入城慎嗽趙完培吉為赴

○癸酉宿陽智年友慎相款三○二月丙子初三到

忠州連原舊郵○戊寅踰竹嶺宿豐基宗人宋公

相款○已卯上任府君謂暮年此官乃是終條○三

月乙巳初二迎家廟于境上陪來○丙午見方伯

于義城遣軍官招去既見則相款○戊申歸到安

東府也對枕留款○四月戊寅初六拜伊山院

院享退○壬午設白日場試士郡多士子府君盡

場請郡之父老文士與之同試且令居業費堂親

多命題以課之下至飲膳諸具亦無不檢看資給

之風動○六月甲申十三往錢豐基守宋公宋滿

將歸故也○閏六月庶弟胤昌來○八月奉庶母朴氏

來○九月辛未初二往別安東伯宋公宋公被臺

○有次子時都事重陽送黃花兩絕朴名鹿彌舉承

○甲申監司啓罷時金時讓為方伯將到本郡先

不出站為辭○竹窓公以京試官至郡素多佳山

而落罷之○乙酉曉出濟民樓修

來府約遊故竹窓為求○庚寅文書修訖

文書郡門竹窓追尋信宿而別○庚寅文書修訖

即發行宿幽洞撥郡人府君曾宰新寧吳守永川

從素○癸巳到咸昌以酒果展拜外曾祖監察延

公墓中表弟李超及其○過檢湖拜趙掌令翊墓

絕有一○甲午到尚州也牧伯尹公安國舊要○戊戌

宿注山庶弟家○已亥還家側室申於乙丑夏得

是亦遣之常○十月丙午初七赴雙清壽席○庚

獨居外寢○十月丙午初七赴雙清壽席○庚

戊聞號牌廳啓請決杖仍任崔京外方行號牌法

為事未及是啓不可送辭狀于嶺伯○竹窓公自嶺

來會錢○十一月戊寅初九命削奪官爵號牌廳

川茂長兩官守令曾因本廳啓辭仍任矣今聞茂

長縣監成汝寬已為還官而榮川郡守宋某歸在茂

忠清道本家無意還任云其不有朝廷命令任便茂

自在之狀極為可駭令本道監司因次知刻日督茂

送宜當取啓傳曰囚次知督送殊未妥當宋某削茂

奪官爵其代急速差送先是鄭文肅公以副學入茂

待進啓朝廷待士夫當以禮讓近日號牌廳建請茂

數邑守令受箠還任殊非所以養廉恥之道茂

深然之至是命○十二月戊辰三十哭宗叔松潭公喪

丁卯天啓七年五年上

府君年六十七歲○正月還給職牒○表姪宋公

時榮來謁宋公退語人曰某叔平日氣象嚴毅若

乎○宋公即楊齋公之胤○丁亥十九聞虜賊入

寇○丁酉入鄉序堂議召募事時沙溪先生為號

募參謀官府君乃入鄉堂會諸是日聞大駕

幸江都○二月庚子初三奔問分朝分朝時分朝南分朝下

府君奔問於公山與拜領相完平李公右相象村

沙溪同寓聯翁亦會拜領相完平李公右相象村

申公○辛丑扈到尼山○壬寅歸家府君衰病難

議將成賊勢稍緩乃歸時遠近親舊避地者來赴
如歸府君捐財賑救若不及不計家之有無以是
家益落及喪事○甲子會松潭公葬操文哭奠○沙
稱貸以襄事○尹公焯參謀柳榭隨至○四月甲

溪先生過宿○將往江都勤王也從事○四月甲

辰初八與沙溪會黃山院留連四日○甲寅始病時

是族喪往來喪次稍失食節自○五月庚午初五

嘔證作漸彌留亦無所痛○辛未方伯權公盼來

宿氣益不佳○已卯睡翁來問疾留六日○壬午竹

窓自京歸訪盥櫛不廢應接賓客不易常度侍者

請樂此不為答曰我○戊子卯時終于聽事之寢臨

命侍者易寢東首扶坐正冠恬然而逝計出遠近
咸嗟悼以為善人亡矣奔走來哭是日大雨如注

川渠○沙溪先生來哭治喪先生聞府君疾革欲與訣馳至中道聞訃

○夕卒襲○已丑小斂○庚寅大斂○辛卯成服

○沙溪先生歸○八月丁酉初四葬于沙寒乾坐

巽向之原在令人兆前雞鳴發引已時下棺○夕

反魂于家行初虞○已亥再虞○庚子三虞○壬

寅卒哭○癸卯行祔祭

戊辰撰行狀沙溪先生所撰豎碣石碣銘即大學士清

丙子埋誌石誌銘即大學士愚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詞

贈人 失名

懷吾奇兮自珍攬余纒兮何之趁歲暮兮山之中携
我友兮同歸月皎皎兮雪皚皚照二人之襟期年光
倏其易摧望美人兮何時心懷悽其鬱抑陟平陵兮
興思寒風淒兮夕起落照多於空山雲生兮遠岫鳥
飛兮知還執子手兮徘徊紆心肝兮怡顏春蘭兮秋
菊聊與子兮相歡

郭秀才昌遠哀詞 巳丑

英甫之徒有郭氏子昌遠者穎秀異常精彩燁如
未成童文已達英甫子畜之期以遠大客歲冬携
到余墳菴相守殆一月見其進而未見其退也無
何昌遠忽遘病甚惡輿歸其家英甫辛勤救護竟
不起以夭噫今日人才眇然如此子者豈易得哉
天既生是美質而遽奪之若不欲其有成何也聞
者無不惜之吾二人之慟為尤至英甫書來相吊
且謂不可無誄語遂書此以慰其父母之心其詞
曰

古語有之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余觀

之信然若而兒者其資秀而朗其學敏而勤庶他日
操戈撥機立身揚名兮張吾羣而大其門名花未發
兮狂風先起嘉谷未遂兮嚴霜不待所謂天者誠難
測理者不可推曷不使余肝蝕而腸摧余生百罹兮
萬緣成灰惟未忘於好士愛才憐爾之日月征邁兮
望爾之誠非偶爾今其已矣萬事何言山齋雪月面
目森然一去無歸人事之變壽也者吾不知其何慕
夭也者吾不知其何惡惟達人之高觀兮齊彭殤而
一死生骨肉歸復于土魂氣無不之兮尚精靈其相
通哭泣無益抑哀自彊惟韓子之明訓兮持以慰乎

爾翁

詩

鄉老朴與男挽

半生棲息卧園林
踈屋寒簷太古心
雙劍百年今日
會紫雲春草夜臺深

公之配先亡至是諸孫新卜紫雲山以葬公遷其先妣墓附焉

李正字樟挽

丹雀千年瑞精金
百鍊剛鵬圖方刷
翮玉匣遽埋光

鶴髮啼殘日君有雙親皆老蘭情怨夜霜君有小室甚搭君

中自决以從君傷心寢門慟
新月照虛樑

族叔宋判官希連挽 癸酉

拓落吾宗老鮎竿
困調遷通衢遲濶步
遐筭縮稀年
有命知天定傳家仗子賢
門衰今日淚灑向洛江邊

竹窓李公挽丁丑

忍說當時事腥膻
汗海東從容辦一死
板蕩見孤忠
大節光前史英魂訴上穹
綱常宇宙內不墜賴吾公

二

談笑春風襲襟懷
霽月明從來師友義
別有弟兄情
已失船巖約誰同鶴野耕
忍看遺後語一字淚千行

三

世運今如許論襟憶
去年何顏戴白日有淚怨蒼天

得正公無憾求生我自憐落南仍抱病長痛望新阡

次英甫所示尹汝望韻戊寅

倦鳥投林外川原欲暮時桑麻新事業松菊舊心期
海內風塵暗山中日月遲神交非在面勗爾作男兒

未句寄意尹兄
尚失一奉故云

二時尤庵在黃澗道川先
生在公州五道山下

月白黃溪夜花明五道時誰教生並世更與病為期
水到滄溟濶雲歸碧落遲而征我日邁德立是男兒

三

三韓新化日一德格天時魚鳥尋前約經綸結後期

地偏花意懶山遠水聲遲大業吾無奈程科有小兒

謝道川寄白芍

斂君醫國手寄我醫身藥相憐荷同病打疊期一服

二

托根在石罅貞姿較白雪采采勿盈筐留待秋成實

以臘劑為報復寄一絕

我有通靈藥還醫自家疾聊將贈同人勿謂吾未達

偶吟寄道川道案求和戊寅

僕聾瞽於詩每因思賢之切或有所詠有詠
則不敢有隱但從前未蒙斤評以是介然

同春堂文集
獨坐成癡鈍閒吟對日斜每嫌銅有臭誰信玉無瑕
宇宙吾生晚唐虞壯志賒殘膏真味在離索莫深嗟

二

世味淡於水心源靜似禪扶筇獨出戶新月照嬋妍

三

偃蹇松千尺蕭疎竹數竿猶堪托歲暮惆悵更盤桓

竹窓李公夫人挽 戊寅

福善終無驗天心亦靡常雀穿前夜殼猿斷昔年腸
黃壤埋雙劍青氈付二郎平生母視義孤露轉悲涼

庶舅金上舍 伯生挽 戊寅

湖嶺迢迢濶音書杳杳稀飄零仍此別塵世轉堪悲
弱弟將何托稚兒未有歸沉痾違永訣留與夜臺期

贈友人

四月花林鶯亂飛故人來告故園歸蓑衣贈別寧徒
爾知子東坡有釣磯

李生 惲挽 竹窓之胤 庚辰

非夫人慟而誰慟福善之天奈莽茫六載林烏啼有
怨君連服漸逝數行沙鴈影何忙君有三昆季仲氏
獨存然連牆夙約嗟成謬居與君約托子情辭死敢
忘君諫疾托詩餘泉裏先兄如問我為言依舊事長

桑銑兄常慙念病故云

二

落落疎恢八尺身見心開口即天真清詩元自性中

得君有詩才不勤勉而能華質咸稱席上珍君在洛交游多附

兩世二人悲隻影在諸子只有君孤兒四年三哭怨

蒼旻自丁丑至今君家連有三喪新阡舊壠皆難赴病淚無從自

濕巾前後喪皆以病負臨穴故云

贈申侍直翊隆○甲申

昨見兄詩思滔滔瞠乎自失聊得二絕以報

盛意

傷時洞裏勸耕人曾是 春宮陪從臣世事即今堪
痛哭行箴直欲問蒼旻

二

袞袞天機物色新澗邊花柳已爭春無端一掬孤臣
淚灑向燕雲漢水濱

偶吟甲申

天數吾猶憾人謀或後君孤臣一掬淚灑向北歸雲

琴巖宋公夢寅內挽甲申

名家菊齋後大姓驪興族貞姿自天然圖史秉女則
及筭擇好逑歸作琴巖匹琴巖出天才既畀還早奪

空餘寶唾在零落舊箱篋收拾幸成帙賴有賢配力
芝翁為批選竹老留筆蹟經營付剗劂流傳照人目
雋永自膾炙琬琰不就滅千秋朱鳥影庶慰泉下魄
陶潛有遺篇未聞翟氏輯伯道縱無兒螟蛉終式穀
寒門有貴客位望耀金玉追榮及三世母貴視子爵
食報倘在是福善理不忒蟠桃擬見實未覺西日沒
纔送板輿行遽見丹旄出竭來一月間人事忽變易
哀榮固無憾存歿情何極沉痾負出郭測滄空灑泣
薤歌兼誄語女史庶有述

內弟金生 梁挽 丁亥

我生苦伶俜相依惟有爾內外托弟舅情愛猶同氣
我病爾則健我老爾方壯常謂我先死使爾營我葬
去夏邀爾來濠榭作信宿衣狗有萬變袞袞悲歡劇
誓同江上社蕭灑送暮年別來幾日月書札何翩翩
豈知一宵間天高鬼神惡人生孰無死爾死最可惻
少壯遽如許老病那足恃門戶轉淒涼宗祠更無寄
情事爾未伸經紀復誰托一男纔齟齬青閨聞善哭
日色為爾昏江流為爾咽爾有入土期我病不得出
泉裏倘相逢終知別時少題詩寄冥漠一夕腸九繞

尹大諫 煌遷葬挽 戊子

每讀遺章涕自揮春秋知罪在於斯當年誰識苞桑
戒沒世空令志士悲水嚮周原和更出波驚延渡劍
相隨傷今撫古增多感欲舉籃輿安可期

尹大諫煌夫人挽 戊子

牛老斯文表松翁忠義全早承名父教歸配大夫賢
壽考殆三世悲歡閱萬緣惟應懿範在女史倘能傳

畸菴鄭公挽 庚寅

相國風流夙所欽承家文彩映朝簪東南間氣堂堂
盛河海雄詞浩浩深浮世萬緣輸一醉暮年幽抱付
孤吟樓成白玉催新詔人返清都輟故音尚憶築塲

相向哭可堪墜緒更難尋高名朱鳥今誰繫獨立蒼
茫淚滿襟

宗兄宋生國銓挽 庚寅

宗業淒涼詎忍言更憐西日照堂萱傷屯惜短千行
淚惟為麟兒慰九原

二

追隨同巷幾經春伯仲之間意更親梅柳正妍寒食
近短筇誰與步溪濱

清陰金先生挽 壬辰

精金良玉佐王姿大節孤忠草木知節似仲連蹈海

日忠如屬國審檀時三韓禮義辭無媿萬古彝倫賴
不墮想得天心應有定生公伯仲伏華夷

二

筭來先友孰長年瞻仰常如斗在天東閣賢儒知是
忝故人稚子許相憐山頽不盡平生淚離景空吟殄
悴篇獨抱幽銘慰孤露屋樑殘月更依然

羅同知萬甲夫人挽壬辰

令子曾從我賢孫又贅門百年姻好託三世義情敦
奇禍仍何慘良緣解作冤霜村前歲客泣盡廣陵雲

二

哀哀至情在慘慘未亡兒尚慰爺孃意知蒙覆護私
仁天猶不悔薄命更依誰欲語腸先斷題詩寄我思

盧正言峻命挽壬辰

蓮籍同名日芝山托契初悲歡卅載裏意氣百年餘
寥落晨星潤蒼茫夜壑虛平生雞黍約回首只沾裾

金龍宮德民挽壬辰

昔訪離山勝仍尋谷口居殘燈五更話小雨九秋初
大耋哀榮足浮生夢幻如諸郎托金石東望淚盈裾

鄭宜寧昌詩挽壬辰

戎馬蒼黃日華陽邂逅初飄蓬相藉在把酒各款歡

往事渾如夢浮生惚是虛他年溪上約不復煮秋蔬

二

仰止桐溪老精忠炳日星高風今寂寞後事更伶仃
有怨天難問無從涕自零應知善家慶食報在寧馨

金監司 慶餘挽 癸巳

名世應天意遭時奈命違一心明大義寸草報春暉
家國忱空切 君親事已非遺書及遺疏行路亦沾
衣

二

松柏元孤直風霜肯受侵常思清海岱每欲辨陽陰

炳炳丹衷結昭昭白日臨平生出師表今夕重悲吟

三

一巷居三紀昕晡鎮日隨金蘭同臭味身世兩欹崎
往事真如夢餘生復幾時千秋八哀續悽咽不成詞

四

末路斯人在平生管鮑心羨君身許健憐我病偏侵
脩短誰分劑神天不可諶丁寧托孤語一想一沾襟

閔監司 光勳夫人挽 癸巳

世德源流遠名家哲範該齊眉相夫子遠勝盡英才
福慶天方厚高明鬼忽猜皇華仗節地遙憶叩盆哀

吳正言 翻挽 癸巳

新化彙征日聯名諫草時同心扶正議隻手濟艱危
天意高難問人生祇可悲淒涼八哀詠獨立淚盈頤

李燕歧 惟清 大人 琬挽 甲午

隱德人誰識天翁獨降祥專城幾歲養大耋八旬強
浮世元如夢全歸未足傷賢郎吾老友收淚寫哀章

浦渚趙相公挽 乙未

魚躍鸞飛鈔千秋道脉傳大人赤子仁者氣春天
用舍關時運行違見德全草玄書甫就公議待來賢

二

小子蒙殊眷常慚國士稱先生嘗有陪游從兩老

已丑冬余始拜先生於慎獨先忠孝見先陵先王

生寓舍是日清陰先生適來會

葬先生為揔護使余猥以封忠孝見先陵先王

其云岳折人何仰師亡士失承丁寧記語在先生嘗

三

手札纔傳至凶音遽已隨天心元不愁世事祇堪悲

德業歸青史家聲付白眉平生四子學無復鑄雍熙

樂靜趙公錫胤挽 乙未

末路誰良伴相期獨有公神交忘近遠心事等窮通

後死翻為累餘生孰與同長吟殄悴雅遺響托悲風

慎獨齋金先生挽 丙申

三世儒宗道德崇百年矜式國人同須看詩禮趨庭
日要在中庸慎獨中林壑豈無天下志朝廷但計日
前功一時暫出空為兆石室高名永不窮

族叔宋同知 希命挽 丙申

仁心由赤子至行盡人倫一事寧容偽平生獨任真
荀家慶已大石氏祿仍新天餉亦云厚舍館享九旬

孟蔚山 世衡挽 丙申

賢門有賢孫典刑尚不替早抱凌雲志高攀月中桂

棲棲事卑陬不容見才大昔我過金村風期在傾蓋
出示清陰詩要我卷中繼別來曾幾何人事倏已改
七十古來稀緋貂有光彩况有白眉郎聲聞九臯喚
於公父子間幸我托末契題詩寄深情九京倘不昧

柳監察 興龍挽 丙申

共說鄉鄰有善人一家馴行盡天倫從知福慶由神
右好享舍館八十春

潛谷金相國 培挽 戊戌

已卯儒賢後如公復大名丘園存素履廊廟為蒼生
許國身仍悴匡君志不平庭蘭看舊慶沙麓有遺

榮易簣留忠烟騎箕失老成維揚一片土瞻望獨傷情

李察訪 燥挽 竹窓長胤

我生遭百罹身世苦無樂賴有我公在生平共懽戚
念昔竹窓公視我猶骨肉游公父子間慰我形影獨
隔溪相呼喚杖履趁晨夕摧辱憐我病完健喜君福
常謂我先死使君埋我骨客歲仲秋初承召我赴洛
君時已有疾摻別情悽惻風便每得書懇懇意愈篤
知君病轉革日夕腸如割蒙恩許退歸謂及相永訣
相望數舍間承知續已屬入門大聲號君骸已斂木

茫茫天地間此痛無終極古聞善必福于今理何逆
君家乃如許咄咄那忍說日色為君昏江流為君咽
我是朝暮人悲公又幾日死者倘復生只恐生者作

寧陵挽章 己亥

睿聖乘嘉會神謨運八荒心傳精一妙德進險艱嘗
易簡乾坤度高明日月光雄豪軼孝武豁達邁高皇
至性非由強遺憂未始忘招延誠既篤經緯策彌張
繼照重离盛流光十載忙天人迄未定神理竟難詳
震域留嬰慕雲車返帝鄉軒墀塵木馬 講殿鎖芸
緗萬姓同如喪孤臣特自傷虛名蒙拔擢 隆渥出

尋常魚水不堪擬
蚊山媿莫當
玉音猶警效
仙馭已蒼茫
天意扶宗社
民心戴嗣王
集勲光繼述
承烈行
虞唐報答
嗟無路
治平祗有望
此生知永已
中夜涕空滂
便訣情難忍
虛淹義恐妨
貂裘在身上一撫一摧腸

閔監司

光勲挽已亥

開口傾心長者風
休休襟度古誰同
平生素履兼夷險
一片丹忱貫始終
德義在人非得外
榮輝燾後自劬躬
淒涼暮道餘衰朽
私悼公哀淚滿瞳

趙秀才

持衡挽已亥

欲問天何高
欲語氣先塞
有生孰無死
爾死最可惜
爾生德善門
賦質如金玉
行看秀而實
赫奕家聲續
造物苦多猜
青春花遽落
神明未見勞
氣理嗟互啟
鬱鬱廣陵土
歲此明月壁
吾羣復誰張
但携爾翁哭

趙懷德

兩翻挽庚子

吾聞孔聖言
剛者未得見
剛何若是難
無欲人所鮮
擾擾季世間
猶得見夫子
夫子金玉姿
心境清如水
忠孝得於天
友悌亦深至
前後服君喪
六年如一
日此事古所稀
吾心常敬服
遨頭一歲間
民戴如父母
玉壺懸秋天
盜和布春煦
浮生若朝露
一夕舟移

臣有堂集卷之四
壑膝上有嬌兒堂中有鶴髮公胡捨此去冥漠情無
極四壁空如掃形骸難掩襲妻兒苦飢寒古聞今始
覲窮閭薛屋中婦孺皆揮泣吾思得此由無欲是公
德使公置聖門剛名或無媿勒石大達中千秋人聳
視人誰無一死如此亦已足誰非化下民衰朽偏蒙
澤忘年托深契金蘭未足說壯逝老猶存天理何舛
逆臨風送丹旆觸物增悽楚公家五壁聯亦有雙玉
樹知公不食報福慶應且繁天心必有定庶以慰公
寃

郭獻納

聖龜

挽

辛丑

夙有同庚誼相逢逆旅初曾吞湖海氣口討典墳書
稀壽哀榮足浮生夢幻如諸郎托深契南望淚沾裾

申西原

風挽

辛丑

風雪西原館逢迎憶往春言猶在我耳志欲濟窮民
雞夢催何遽天心問莫因平生同榜義不耐淚沾巾

中表姪宋生

基泰

內挽

辛丑

尤翁晚歲得賢嗣佳婦英孫又奇異洛下屢造翁所
寓志物精豐忠養備翁言吾婦孝且敬孰問斯言人
共喜榮華未滿禍已大福善之天那忍是人間苦海
詎到岸一家四柩誠異事郎君九死得一生 聖主

恩渥同天地滿室稚孩各分抱舅爺慘懷將何慰青
山底處理白壁恩愛平生長已矣恨我無由往臨穴
對翁携郎撫諸子南華齊物豈非達浩浩宇宙興一
喟

中表兄宋生時從挽壬寅

京口論襟日懷鄉奉袂辰意中存諷戒酒後見天真
笑語渾如昨泉臺不可晨平生中表義垂淚向秋旻
族姪宋生奎元挽壬寅
浮生石火儘須臾君牧彭殤總一塗此理久知同幻
夢土中埋玉可堪吁

李叅議有謙挽癸卯

後生想前輩每恨生不早擾擾季世間猶得見此老
此老歲寒姿卓犖有高蹈早游大賢門得聞聖人道
濁世吟楚澤明時薦珪瑁宏材需世用望實非草草
歷試內與外事業皆可攷婚媾幸自托誼情愈款好
每憶講院會連宵喜傾倒憂時意激烈議論實雄鷲
冥塗愧擿植轉身荷指告驚心數載間世事如風燭
別時兩衰病後會知難保餘生畢餘誨日夜猶心禱
天胡不憖遺湖外傳凶報慟哭向蒼旻非以為私悼
窀穸知有期無由酌行潦公有四男兒箇箇皆國寶

德學忠孝俱公家天所勞公歸復何憾後死但悲懊

族孫宋生 夏鎮挽 癸卯

愛爾有奇姿諸妙無能如視爾猶我孫爾以祖事余
相期日以深相愛日以至天葩且欲敷握珠遽已墜
人稱而翁善謂可蒙神佑如何一才子未見苗而秀
翁方有奇疾不聞兒死久兒死固可哀翁病又何恻
彭殤與禍福有定難容力吾知理則然為爾情無極
相携爾祖哭白日慘無晶題詩寄冥漠倘慰幽明情

市南俞公 榮挽 甲辰

邇來世事劇紛紛砥柱橫波賴有君海內交親猶嚼

蠟人間論說似浮雲懷鄉別語衷誠在病裏情書誠
意勤一字真堪 缺涕淚屋樑殘月挹餘芬

二

飛齋題壁盛羣賢經幄聯襟若有緣存沒幾人常在
念升沉從古孰非天堪嗟毅豹均為死定識荆凡各
未全尚喜諸郎承舊業他年一劍倘吾懸

李正言 光稷挽 甲辰

愛君有雅操金精而玉潔周旋 玉墀間誼情愈密
勿艱危矢共貞戮力輔 王室萬事今已矣神理從
何詰

天球薦東序遠碎為橫塵豫章欲昂霄忽摧克勞薪
此理孰分劑令我空傷神豈獨為吾私所悲失國珍

三

再拜辭嚴府榮觀春為期不見綠衣來但見丹旌歸
哀哀腹中兒所祝唯在斯人生孰忍此行路亦沾衣

四

豈是文人行恭行子弟禮相期非淺鮮不謂事大戾
兩家卜新宅盈盈隔一帶千秋萬歲後魂魄應相會

族兄宋上舍 國善挽乙巳

同宗同一巷兄我情最篤少小共戲嬉老大相依托
百年以為期詎料幽明隔往在四門暮屬余 行朝
謁歷路問兄疾執手相永訣疾勢雖云欲調謔猶平
昔計書不日至天高鬼神惡伯子不及見情理尤慘
惻惟兄孝友行人昧我獨識青霞鬱奇氣不得霑一
祿命也亦無奈諸兒幸繼躅專城屢奉享後事又無
闕視我老而獨不可語同日昨者諸鄉族除官會京
宅哀哀獨我兄鬱鬱歸窀穸余承 聖主眷欲歸苦
未得聞兄入地期無由往臨穴人間有巨卿地下悲
元伯雲埋沙岳曉水咽蘇湖夕吾衰詎能久泉裏倘

相逐

金南原 益烈挽 乙巳

三月懷川五馬行喜君神氣尚康強情譚衮衮忘征
役世事悠悠共歎傷一疾豈知歸窀穸百年那復奏
我洋師門寂寞無宗主靜念生平獨斷腸

吳尚書 菱挽 丙午

槐府聯珂日 紀亥間公為三宰 春坊接武辰 密為 賓

贊善同侍 書筵 過從雖未數風誼自相親 聖眷存三昧

辛丑夏余猥承玉冊書寫之命以眼暗辭 羣情願

上教以吳某八十之年獨下能寫練主云 功最深公

百身中興書在案 余嘗問公於何書法用功最深公
答以石峯中興帖吾所最喜者仍

以一本一閱一傷神

二

湖外傳凶計人間哭巨卿與誰論隸法無復討生平
雞黍他年約幽明此日情遙將一掬淚北望灑新塋

次金沃川 壽昌飛來菴韻 丙午

良友隨緣至扶筇共上臺層巖飛玉溜積雨洗蒼苔
語軟情如漆吟高氣若雷天行元有復七日更朋來

倉丘之約秋以為
期故未句及之

金秀才 得洛挽 丙午

有生孰無死爾死尤惻怛從游師友間志行頗修潔

同春堂文集
豈知十年來三難相繼歿哀哀九原下乃翁情何極
泚筆欲相挽有淚先沾臆

族姪宋陰竹奎光挽丁未

聯居自我先誼情固已別愛爾真醇姿赤子心不失
撫頂至長大一視猶子姪專城得便養我心常喜悅
一卧不復起天胡奪之速聞君所泣地信孚又稱潔
得此亦足矣庶不負所學鶴髮與青孀行路猶悽惻
有四丈夫子聊可慰窀穸哀哀三世哭老淚自沾臆

庶舅金生甲生挽丁未

到老情偏摯相依擬百年浮生遽如許後死轉堪憐

舊巷人誰在新居菊自鮮蕭晨抱悽恨空詠渭陽篇

沂川洪相公命夏挽戊申

世事不忍說所恃唯公在公今遽騎箕蒼生復何賴

二

支離尚此世仰公猶旡曠日暮悵何之獨立情無窮

三

交游五十年兩心如皦日風斤嗟已矣何以慰存歿

四

往歲侍經幄共講真氏書盛事詎可再靜念沾我裾

五

年來各有懷早晚竢相見公胡不少待泉下倘可面

禹進士 聖瑞挽 己酉

負笈興齋日騰名太學時相期不在小誰料遽如斯
鬱鬱青霞氣依依玉樹姿題詩寄冥漠天定在麟兒

成秀才 奇童挽 庚戌

愛爾丹穴姿人稱稱家兒逐臭從我游視我猶父師
脩途試逸駕立揚方指期春風忽花落神理誰得知
老母呼天哭青孀獨持縗孤兒齒未齟戶門唯托茲
天意必有定人情浪自悲題詩誅虞殯一字千涕垂
浦渚趙相公改葬挽 辛亥

伊昔先生在斯文山斗仰存亡廿載間世事歸板蕩
龍虎既亡逝舉目唯颺颺靜念先生心仁愛天所餉
陟降在帝傍俯視應惻愴胤子冢宰公繼述猶足尚
公私又不祿牢落吾安放諸郎謀改兆衰病無由往
平生子姪誼攬涕徒懷曩敬題一篇詩茫茫視穹壤

蘇監司 東道挽 辛亥

長德人誰間交情五十年山川雖阻濶書札每聯翩
榮利浮雲視身名素履全家聲托螟子雪涕望新阡

朴尚書 長遠挽 辛亥

先民嘗有語善人天地紀古往及今來斯言誠有理

我友二三子此名宜無愧今年盡凋謝彼蒼竟何意
生民無所賴士友失所恃况君奉慈闈誠孝出凡類
想當臨絕時痛冤何能已天高鬼神惡欲問心如刺
遺章寫血忱尸諫應在是回思一世間此身如贅寄
獨立復何歸蒼茫心已死諸郎多俊茂舊業應無墜
吾思理烟艇衰病阻湖涘浪吟八哀詩落日陰雲起

金新寧 端挽 辛亥

兩述分憂日

丙申公監懷德縣未幾許按使罷兩述即懷德之古號延英辨奏時
丁酉先大王召對便殿余以講官入侍語及守令
黜陟事為陳公治理清謹見罷甚寬之狀前時按使
適同入侍仁恩孺頌清德 聖明知往事渾如夢
愧謝不已

浮生祇可悲天南一掬淚重為善人垂

記夢 是歲李冬生易簣

壬子元月十一日夜夢侍退溪先生聯枕從
容承誨款懇覺來猶覺餘芬襲體感而有作
平生欽仰退陶翁沒世精神尚感通此夜夢中承誨
語覺來山月滿窓櫺

閔綾州 汝老挽 壬子

甲子三清會 余與公兩難俱 于今五十年幾人存白
首流輦盡黃泉柏府名猶在銅碑事可傳 公嘗為綾州牧使既
歸民鑄銅為碑 青山一抔土寒月淚痕邊

朴僉知 奠挽

中原之後世多賢餘慶綿綿幾葉傳偶失簪纓門尚
右羣居鄉黨敬誰先已知大耄天攸餉更羨諸郎福
且全菘葛百年情誼篤不堪揮淚寫哀篇

挽人 失名

勲業今誰似德門階前龍虎典刑存曾游藝苑清名
重歷試桐鄉惠化敦茅土襲封承舊烈金貂超秩荷
新恩百年交誼情亡極惟喜家聲在後昆

趙叅奉相 相禹挽

少日師門誼分深慕公文行重儒林心肝不被山河

隔魂夢長隨洛社尋直道未為當世用高名應起後
人欽三千三百從誰講獨立蒼茫淚滿襟

梁察訪 以松挽

愛君素性人平生絕外飾結交三十年相逢輒傾腹
此理不可詰才應憎命達觀光路遘疫不及歸我闈
弟兄相繼歿門禍嗟何酷弱嗣有英稱猶可慰窳窳
念我老且病何由委一哭義乖脫驂賻情慚勤輪客
雲埋沃山曉水咽東亭夕永負蒿里餞期在他年卜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長又豈他族之可比耶' and '其如牙派於'.

